

如抄道事共冊封固寄回莫勿浮
沉焉何

邵氏州乘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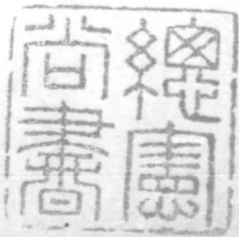
會峯之守通
漢疏并修城記

州秉資鈔

名宦傳

郡人邵

潛纂



王之城字會峰濟南新城人家世以科甲顯而公獨以明經萬曆丙申自温州府同知移知通州公明習吏事剛廉有為首約諸吏胥毋闖入一錢以嘗吾法而黠者欲嘗公難取緩急牘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至緩者投之地曰是豈亦所急耶更爾立扶若矣吏咸咋舌稱神明臺郡下訊牒及他利害閱白以一笥籍之手自封發吏屏而侍不得少窺

其惜訟者第令自攝終不令隸攝訟者有越告者
固請屬之州兩造至出片語決之自具獄不以假
胥吏脫士大夫有所居間必峻拒之不少徇躬率
吏胥以儉約諸供億徵發度可已者已之不者重
禁之其承應諸按部張具悉取辦俸入勿煩里甲
宮中所需與市同價吏靡敢出一赫蹠以擾民置
六匱夾門司以溫戶令輸賦者按月按數自投匱
中耗羨一切屏汰鄉小民遂不復知有吏廉得群
下奸狀論戍及鬼新者吏胥則何莊孫恒孫立單
梓輩十餘人市猾則費葵吳永輩三十六人至隸

卒不隸于官者葛富七十輩則又悉汰而去之
所縱舍每生得盜賊一不屬佐貳詰蓋恐其以賄
免尤恐其以贓噬子錢家也會東夷稱亂公念嘉
靖甲寅間倭繇便場至通城外之民死者相藉今
生齒日蕃而舊城湫隘寧詎置之度外乃從部使
者請于朝度南關而城之甫十有六月而工成
民不知畚鍤之苦且謂便場實倭首踐地為增其
墀堦飾其樓櫓亭障更請宿偏師一旅以待不虞
已又捐餘俸及嘉肺之羨繕學宮建文昌宮至僧
道白蓮等教聚衆釀錢私剏菴院者則奉無宥也

于是威惠大行使畏而民安之歷四年會公弟之
猷來為監大夫公例應避遂改知忻州轉淮安府
同知垂三十年民口其政不衰祀公名宦祠云
州秉資祀典云吾通得祀于名宦者僅一王素趙
梁吳遵路任建中徐勣五公而已然皆宋人也明
萬曆二十八年始祀知州夏公邦謨邦謨以文章
飾吏治搏擊豪彊江南之援活我民兵以千計祀
之固無異議崇禎二年又祀知州王公之城王則
余耳而目之甚悉無論築城之功足以不朽即清
介之操剛正之氣遠非他人所能及吾無間然矣

通民之桀健者方以類聚結為死黨綽號天罡橫
行鄉曲狎視官司過人稍有事故則群起而蠶食
之否或無故而凌虐善良或憑空而吞噬愚懦或
彊邀飲酒而陷入巧設之網或指負賭錢而圍奪
殷富之橐或假無影人命或借有病殘骸而妄起
訟端迭為證佐諸如此類難以更僕萬曆二十六
年知州王公之城緝捕渠魁三十六輩捷諸市而
悉竄徙于他方民蠹為之一清迨至崇禎三年根
蔓漸滋刁風益熾因而倡亂指稱修怨遂有焚劫
諸鄉紳者尚寶司少卿范鳳翼疏于朝盡置渠魁

重典

通之皂隸勢猛于官凡一人其副役必四五人一
出公門便同翼虎萬曆二十四年知州王公之城
痛此輩害人也于訟牒第令原告自攝終不改差
皂隸民無恐唱需索之擾三十二年間知州張星
遇皂隸厚善于是單楠輩竊弄威柄率操窩訪之
權一受牒攝人輒與副役四五人俱恐唱人鉅者
百金細者亦不下數十金維時攝牒猶未向吏書
買也嗣後利孔漸開且出錢先買攝牒矣四十六
年以來知州福公文明周公長應慨茲積弊相繼

刻木為隸令原告齎送被告兩造自來對簿猶有
王新城之風焉

新城成于萬曆二十六年知州王公之城伐山石
築之延袤七百四十丈高一丈九尺墀堦千六百
七十堵亭障九所詳具之城碑記中但新舊兩城
外雖甃以甃石而內垣則係沙土靈雨易頽修築
煩數天啟三年知州周公長應議欲加甃于內垣
土工以為經久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遂爾中輟
是尚有待于專城者
通之賦役自萬曆五年編為條鞭之法于均徭里

甲驛傳經費民壯匠班皆審定銀兩即閏月銀亦攤審靡遺而又預備雜用之銀每年第徵賦于民凡百皆官自料理固與民休息之至意也立法未久而一切所需仍煩里甲矣二十五年知州王公之城軫念民艱出俸三百金具諸上司供張籍而截之兵房繇是里甲得以息有王公遷去所備之物漸次羽化而里長復不能免矣迨福公文明又察其苦狀亦捐三百金具之籍而截之門役所截給以工食今又漸次羽化十無一存以致復待辦諸里長即侈靡益甚費滋重弗辭第已辦矣而吏

胥又妄稱妍醜假驗視以媒利一物也未賄之先曰不可用既賄之後曰可用稍不遂欲則鞭笞及之是官固為吏之囚也夫既置審定之銀于無用而科斂于里長且加刁難焉民何以堪矧外是而又有馬夫科舉農民之類有加無已乎崇禎六年里人戶科給事中顧國寶翔為網差之法凡供應上司及本州各項什物原出諸里甲者悉令六房吏書管辦總計租辦工食諛銀七百二十五兩里甲議將每年公餽戶房管收條鞭書工銀二百八十五兩公餽糧戶管收折色書工銀一百八十兩

及戶房餘存條鞭貼解銀六十兩糧房餘存折色貼解銀二百兩共銀七百二十五兩即以之付六房吏書置辦什物會有詔裁革里甲勿用遂著為掣令而里甲賠累之苦至是免矣

自條鞭法立則屬主歲吏以監收之權猾吏重法馬而恣取羨餘且乘是侵漁乾沒有司莫測其奸雖坐以監守自盜之律而民已蠹蝕財已羽化矣二十五年知州王公之城則歲擇里中溫戶互司銀匱派為逐月納銀定例令民自封投匱勿問羨餘法甚善也

吾通弊之大者莫大于今歲而預提明歲之賦蓋一歲之賦徵之且有逋者况先期可乎皆繇本州吏胥與道府吏胥相緣為奸每至年終輒檄州徵銀起解皂隸以數十金買一票攝諸里長需索不貲里長懼質衣代諸花戶輸納又重以羨贏及銀歸吏胥任意營什一之利經年不解甚至多乾沒者惟知州王公之城福公文明遇吏胥以預提請者鼻之無宥弊端一時頓息民甚安之

吏胥之橫項莫如通試以戶房吏言之每年遇領實徵官等一百五把則索銀一百五兩編差弄手

索銀三十一兩造赤曆索銀五十一兩至徵收又
索常例銀一百五兩且春季即預徵夏季之賦加
三火耗迨崇禎五年請審戶丁索公堂銀三百十
五兩使費銀五十二兩又索銀五百二十五兩方
定審期又索賣親供銀一百二十六兩賣勇單銀
二十一兩又巧設名色曰揭冊曰本班曰總督三
者各索銀一二百兩有差嗣是相繼為奸每年索
領實徵簿銀一百五兩等耗銀八千餘兩率為常
規矣且捏存庫候支名色科索銀一千五百餘兩
存供州費之銀而索貼解五百餘兩漕糧自本州

兌運而索水脚銀六百兩改兌銀三百八十兩差
馬議戒久矣反借加補差馬額外索工食銀九百
四十兩有奇且妄指累年稅契索追補銀二千餘
兩此皆其作奸之小者耳若奉旨蠲通賦也輒賦
各里仍輸銀三百五十六兩有奇奉旨以帑金買
辦柳草也輒賦各里賠納更索水脚銀八百六十
一兩奉旨以帑金募夫濬河也輒賦各里銀四千
兩更索加增夫銀五百兩冒折夫銀二百二十五
兩若奉檄買馬輒科索各里銀三百兩奉檄買白
米稻草也輒科索各里米三千四百餘石草五萬

二千餘束變價瓜分一吏考滿之後仍謀代辦至
數十年蚩々之民能堪此無已之股削哉吾是以
拊髀而思王新城福東安明文陳海寧祖三公也

萬曆二十六年知州王公之城通州增築南城碑
記云通當江之委而浮于海濬南直吳會北滙淮
泗外屏島夷內疏漕道歲收鹺利以及大司農九
塞其為地甚重太史公稱廣陵民精而輕通惟斥
鹵匪旱則澇有歲則易為梁肉少儉則桀少年跳
而剽商舶波濤中矣其為治甚難重之比者東事
孔棘惡氛日煽故為通者承平猶難之而矧乎今

日乎材猶難之而矧乎非類乎不佞謬待臯于斯
期而且再以鄉大夫士父老之所諾誠為日廩々
因仍守壺惟恐其或踰以遠顛越即有義舉願待
來茲爰稽通之成城權輿于周顯德代有修葺而
履武纒二千二百在昔齊梁南北創守而國民命
盡于鋒鏑故井烟蕭涼國朝生養二百餘年生齒
蕃滋其版圖視洪武不啻獲焉頃嘉靖甲寅中倭
城下之廬不遺甃礪城中民溢食匱有如處釜幾
糜爛焉世宗軫念澤國特設大帥宿重兵鎮之
軍民雜居井隧益迫蓋櫺櫓相銜踵跡相藉矣大

都通居民鄉遂百之負郭十之城盛者一而已求
隙地如席不可得即閭右丙舍之饒而分箸子弟
不能不外徙故有識憂之先是開府李公直指蔡
公監司傅公劉公大將軍鄧公察焉先後議欲因
靜海故縣城遺址而增繕之屬之前守王公李公
鄭公俱以民勞未遑又皆擢去及不佞之承乏也會
召募之使日趨徵兵則兵徵饟則饟樓船干櫓咄
嗟而運顧通今日事不急堂皇而虞絕域民不憂
畝稼而戒海侵鄉大夫士豫事而籌不先室家而
謀保聚于是群處州萃議而造不佞諾諏焉不佞

遂巡避席謝曰春秋成城元書嘉其衛民也公等
不鄙夷我而庭教之但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守政拙而志庸簿書期會之不能而暇為是圖雖
然守職長民使覲而不為衛豈婺之不若而斤斤
簿書間猶締之恤乎顧調發方罷而力詘舉羸恐
傷民事不然敢不身畚鍤以為子來先諸鄉大夫
士父老遂從吏不佞上聞之郡守郭公郡聞之監
司曲公中丞御史臺褚公周公以請于朝于是
度地鳩材限日首事起于舊城東隅踰河而南包
望江樓而西復踰河而北坳麗于舊城西隅計武

千五百為掖門二為水門三為樓櫓敵臺九為雉
若干為費兩計萬有四千經始于戊戌春竣役于
己亥夏除暫休為日百五十是舉也德意出諸
朝廷成命受諸中丞御史臺監司郡守相碩畫稟
諸鄉大夫毗贊賴諸父老董役委諸省祭費酌諸
羨盈節省之間工伺諸農隙土伐諸隍石采諸軍
山之趾不佞碌々循行相杵以俟成事焉曰嗟
乎墉斯崇矣隍斯深矣民斯恃矣而幸無中墮無
外沮守寧詎敢自多亦惟是任事者謗嫌之府怨
讟之源也苟有濟焉直以身承之耳其敢徇私臆

而潤片鏗諸鄉大夫士不唾其面城隍且禡其魄
矣時與分猷而共事者為大將軍王公鳴鶴護軍
曹君廷訓劉君懋中州佐楊君于庭陸君夢卜鄭
君自新學博申君田巖君懋昭任君教取君中孚
不佞系之以詩我邦維宗于揚東裔維海之濬維
江之濙鯨波稽天島夷是睨樓櫓弗虔實階厥厲
爰有故墉權輿有周匪畫之隘生齒則稠譬彼盛
器溢斯潰流勿更奠之孰職其郵爰諮前修爰告
庶士踰河而南百塵之隧康術崇坊群處州萃經
營相度僉謀于是秉成上位甲誓庸徒勿亟勿怠

備杵以需驅石于鞭告鏃于帑蜿蜓異方旋達西
隅百雉斯齊軒、霞舉宵燧小熠乘陣張武襁負
來歸分井連宇故壘憑新益堅厥堵我夫其痛我
帑其虛豈其迂謀實視切膚爾勤爾怨我心茹荼
幸不中墮守臯用逋於皇 天子嘉惠下土邦域
大臣駿駕迺祐暫勞永逸嘉績克樹鑿築之難敢
告來許

郡人叅議陳大壯通州增築南城碑記云予州揚
之東藩而江海近在眉睫狼五山若几案登高作
賦者祇拾佳麗供筆藻漫然不問民瘼惟憂本根

樹鳴遠者則曰白門紫塞屹然天塹千古稱地險
焉是故設險守國毋如城已此諳于社稷至計乎
我州故有城週迴僅六里叢爾褊小也自周顯德
迄今屢見繕葺而間有圖久遠計僅加以甃而崇
其堞厚其垣以去疇跳于六里外而式廓之自嘉
靖甲寅倭掠我境是時三廂元、盼城居為天府
矣謔謔即天府可憑藉而奈何廬舍比櫛靡尺寸
之地可頓足哉越五年而為嘉靖己未又越五年
而為嘉靖乙丑大中丞李公觀察使劉公傅公廉
得城褊小狀始相繼而剏增城之說又隨以遷去

報罷旋復直指使蔡公銳然思荆牒行廬州司理
陸公舉一切成議便宜從事隨稱東方不覺鼓又
罷蓋其故以財賦絀而民力疲兼云歲侵已爾越
三十餘年而為今日之丙申東夷平首勢逼遼左
羽檄日夜下淮南道策所以備倭者當路靡不先
守備而備則城為第一云于是我州守濟南王公
詢民疾苦在是會直指使周公行部公首疏南廂
宜城狀兼疏總督大司徒褚公按察使曲公府刺
史徐公而直指公深額公詣于大計遂露章上
天子報可專責成于公、乃筮日為文額之后土

度南廂地週圍共計長七百四十丈有奇合城門
水閘市灰木填濠河工費當得銀一萬四千兩而
南廂民願釀而助者一千兩州帑搜所儲修城銀
若干又請上官議處銀若干就其地分東西兩隊
遴堪任之省祭耆老各三十二人以董役維時春
潦而麥不秋、燠而稼不登民胥炊玉爨桂皇、
焉虞無以卒歲公計日傭夫直幾何于是放、焉
身傭而兼有歲也勇于赴工已又陶甃不可驟致
移文請鑿軍劍二山石代之東西畚鍤齊舉而公
日坐堂皇治文書訖時、單騎詣工所指揮諸省

祭者老而規畫縷々萬不失一而又牒州倅陸君
夢卜州幕鄭君自新及學博嚴君懋昭任君教且
暮督察而扶其隋卽州事雜還旁午而一值城務
稟白輒起而立庀雖移晷不倦風雨不避而至寢
食與之俱忘乃今自趾至顛俱以石累而墀堦始
甃以甃與舊城相埒若脣齒然其袞開水門仍通
舟楫而南舊有樓曰望江則撤其舊為二級複道
層梯簷牙直聳日樓南諸峰隱約吞吐浮青抹黛而
公扁之曰五山拱秀譔譔壯哉斯城白石齒々何
亞金陵石頭之險而秦關百二所稱紫塞不啻過

之起自丁酉蜡月落成于己亥四月鄉縉紳頌公
功德當與此城並不朽而謁余言以垂貞珉余惟
公治吾州識其大也已懿政固累々然靡可殫述
卽增城之典倘又如前之諸當路屢罷也安知嘉
靖甲寅之倭不覩東布洲一帶航料角而至乎即
非倭而又如正德間劇賊蔽江南下虔劉剽掠靡
所不至其何以有通州哉是故天未陰雨而豫建
屏藩以扼倭禦寇庶幾州始無恙然則今日屏藩
不在荆南城乎蓋有南城而後州之故城益相脣
齒可世々無恙也公誠識其大者哉公名之城字

會峰濟南新城人

